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繹史卷三十三

靈壁縣知縣馬驥撰

衛州吁宣姜之亂

詩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

寐寤宿永矢弗告

詩序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史記莊公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為夫人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

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子莊公有寵妾生子

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碯諫莊公曰庶

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

列女傳齊女為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始往操行衰

隋心淫佚治容傳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為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為人表式儀

貌莊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絢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頤衣錦絢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以高節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傳母之妨未然也○與毛詩說異見下

詩碩人其頤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

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

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于

農郊四牡有驕朱幘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

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鮪鮪發發葭葭揭揭

庶姜孽孽庶士有暵

詩序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

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

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訖兮締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

古人實獲我心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

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
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
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
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
述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終風且
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終風且曠不日有曠
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嚏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
言則懷

詩序綠衣衞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
作是詩也 日月衞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

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朱子曰日月終風二詩皆莊公在時所作日月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終風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二詩當在燕燕之前

序說誤也

左傳

隱公三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

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

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衛

桓公之立在春秋以前周平王三十七年至是十五年矣史記桓公二年第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

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按左傳無出奔及友段事

四年春衛

州吁弑桓公而立

公羊傳曷為以國氏當國也 殺梁傳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

代之也 史記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為衛君 韓非子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

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詩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

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之頡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

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

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

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詩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詩傳戴媯

歸于陳莊姜贈之于野賦燕燕。朱子云遠送于南可為送戴媯之驗以陳在衛南也。但史記稱完母死復與此不同。

左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

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
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
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
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史記為鄭伯弟段欲伐鄭請
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

○左傳四國伐鄭之後以宋公子
馮在焉非為叔段也史記蓋舛誤

詩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
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
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

老子嗟閭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詩序擊鼓怨州吁也

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左傳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碣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

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
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碣使其宰孺
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碣純臣也惡州吁而厚
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

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公羊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晉者

何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何衆立之
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碣立之石碣立之則其稱人何
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 毅梁傳稱
人以殺殺有罪也祝吁之挈失嫌也其月謹之也于濮
者譏失賊也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晉之名
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

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
史記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碻乃因桓

公母家於陳詳為善州吁至鄭郊石碻與陳侯共謀使
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

之是為宣公○
史與左氏微異
五年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穀梁傳
月葬故

也
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

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

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

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衛之亂也邠人侵衛故衛師入邠
公羊傳曷為或言率
師或不言率師將尊

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 穀梁傳入者內

弗受也邲國也 桓公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將卑師衆曰師

公羊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穀梁傳胥之為言猶

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正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已上州吁之

亂

詩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晁晁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

母心詩序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

母心而成其志爾○朱子曰此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也按鄭譜以此詩在擊鼓雄雉之開故屬之州吁然

序稱淫風流行似當屬宣公也姑闕之以俟考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

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

知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臧詩序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

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

則揭有瀾濟盈有鳴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雝

雖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
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
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
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
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
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
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
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能愾反以我為

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
育比予子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
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墜 氓之蚩蚩
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
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乘彼坳垣以望
復闕不見復闕泣涕漣漣既見復闕載笑載言爾卜爾
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桑之未落其葉沃若
于嗟鳩兮無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 耽士之耽兮猶

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
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
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
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啞其笑矣靜
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
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

思亦已焉哉

詩序鮑有淫亂

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

上淫於新婚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
氓

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傳稱宣公上烝夷姜下納伋妻是其淫亂無禮義故下皆化之谷風氓諸詩所由作也但序所謂夫人者不知何指若夷姜則公之庶母似不得為夫人若宣姜則諸詩不宜在新臺以前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

故胡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

中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

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車

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

兮褻如充耳

詩序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旄邱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

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左傳魯宣公十六年晉滅赤狄數之以其奪黎氏地與
此牒合但彼在衛穆公時去宣公遠矣或黎氏世受狄
害不得強合為一事也 列女傳黎莊夫人衛侯之女
也既往而不同欲未嘗得見其傳母閔夫人賢謂夫人
曰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
之道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
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路終執貞一以俟君命君
子故序之以編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
詩○此說大異

處碩人俟俟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
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
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出自北門憂心

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已
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

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詩序

簡分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北風其喑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
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

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詩序北風刺虐也衛國竝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

焉

必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

聊與之謀出宿于涕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
車言邁邁臻于衛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
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籊籊竹竿以釣

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
行遠父母兄弟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

雉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詩序泉水衛女思歸

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

也者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

其嬖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自牧歸荑洵美且

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詩序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朱子曰此淫奔

期會之詩也序全然不似詩意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

無裳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

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詩序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

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
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鄭譜此詩屬宣公

史記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令
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為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
所欲為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為太子取他女宣
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伋母死宣
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
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
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

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為太子

詩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蘧蔕不鮮新臺有泗河水浼浼燕婉之求蘧蔕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

婉之求得此戚施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中

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詩序新臺

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

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詩序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

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

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於是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忝離

之詩是也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

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為前也壽又為前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壽之死痛其

代已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詩事不同以忝離為壽所作尤異

史記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

穀梁傳十二年衛侯晉卒

再稱日決日義也

左傳

十六年

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

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

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

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

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年惠公

奔齊

史記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之立乃作亂攻惠

公立太子伋之弟黔年為君惠公奔齊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

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

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

穀梁傳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左傳

莊公五年

冬伐衛納惠公也

公羊傳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為不言納衛侯朔辟王

也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六年

春王人救衛

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為繫諸人王

人耳穀梁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

夏衛侯入放公子

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

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

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

詩云本枝百世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曷為或言致會

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衛侯朔入于衛何以
致伐不敢勝天子也 穀梁傳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
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
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
王命絕之也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
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史記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

納衛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奔于周惠公復立惠

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
春。

秋諸侯逆王命此云奉王命誤也又按左氏朔立四年
出亡亡八年復入通年十二年此云十三年既與左氏
不同復與上數不合
年表十年復入也

左傳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公羊傳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為來歸

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

梁傳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已上宣姜之亂

衛自周室東遷由莊公以迄惠懿蓋數世未寧也豈康叔之烈至此中衰與莊公外退賢者內惑嬖庶綠衣賦於上而夫人憂碩人作於下而國人怨幸而獲歿亂之來也其何日之有桓公嗣立十三年而入春秋越四年經大書曰衛州吁弑其君完衛無君矣而

稱人以伐鄭經再書焉嗟行役而賦擊鼓者州吁為之也於是乎平陳與宋四國偕作篡逆之子輒能連師動衆諸侯麇集而景從焉豈其大惡未昭抑將以終稔其罪邪考當日東門之師僅五日耳未至曠時持久而怨誹交作其故何哉良由弒立之主衆莫為用況乎竊國八月而師旅再警假使在位日久當不止宋殤之十年十一戰也怨讟之聲內外竝起燕燕興悲終風且怨民曰曷喪母歎無歸幸有純臣而先

君之讎可復斯民之賊可除讀春秋至此曰猶有天
道焉孰謂州吁方誅而宣公復繼之以淫亂丞夷姜
而納急婦淫風化於國中迄今讀衛詩至匏葉新臺
諸篇不堪聞矣獨是於鳥獸亂行之時而急壽能以
死相讓二子乘舟古今同閔乃知貞義之性雖時窮
而不易方類何足槩焉宣公既沒黔牟者急子之母
弟也以次當嗣為君矣二公子不以此時拒朔使其
竊位四載然後逐之是何也公羊氏曰朔得罪於天

子也然則惠之初立遽蒞雖殞牝雞方鳴二公子雖欲圖之尚無其間今也開釁王室正罪有辭抗義援立因隙為功逆朔之罪天下其共聞矣奈何五國之師受寶助亂王人不競竟使佩觿之童子賊守正之親臣二子不幸無功非其立君之不度也殆天未厭亂抑將有以大滅衛乎

繹史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繹史卷三十四

靈壁縣知縣馬驥撰

宋殤公閔公之弑

左傳

隱公元年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

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公羊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

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

三年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

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
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

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公羊傳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

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
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
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
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宣公
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為吾
子生母相見死母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
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
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

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

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

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日葬何也危不得葬也

左傳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僨

于濟

四年

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

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公羊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穀梁傳及者

內為志馬爾遇者志相得也

五年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

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

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苞人民斃牛馬曰侵斬樹木壞

宮室曰伐

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

左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公羊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吾與鄭人則曷為未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

穀梁傳輸者墮也平之為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

左傳夏盟于艾始平於齊也

秋宋人取長葛

公羊傳外取邑

不書此何以書久也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

穀梁傳外七年齊侯使夷仲年

來聘結艾之盟也

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

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于我舉其貴者也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

宿公伐邾為宋討也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

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邱齊人率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不及

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左傳

九年

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

宋以入郟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

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癸丑盟于鄧

為師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戊申公

會齊侯鄭伯于老挑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

郟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

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
王爵正之體也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
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
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
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冬齊人鄭人入邾討違王命也

公羊傳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翬曷為貶

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

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穀梁傳
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
乘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不正其因人
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
者也鄭年十一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
國也

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
書不然則否師出滅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

不告克不書于策

桓公元年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

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
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

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
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
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
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
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
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
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闕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左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

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
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郟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
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
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
烏衡紃紜紜昭其度也藻率鞞鞞鞶厲游纓昭其數也
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

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
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
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
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
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郟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
九鼎于維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
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
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公羊傳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
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為為隱諱隱賢而桓賊
也此取之宋其謂之郟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何以
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宋始以不義
取之故謂之郟鼎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
其有矣然則為取可以為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
妻媮無時焉可也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大
廟非禮也

穀梁傳以者內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
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
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
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郟鼎者郟之所為也曰宋取之
宋也以是為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

曰郟大鼎也

已上殤
公之弑

公羊傳

莊公十年
公侵宋

曷為或言侵或言伐猶者曰侵精者

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

者也

殺梁傳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于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公羊傳宋人遷

宿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殺梁傳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

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左傳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

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

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邱齊師乃還

公羊傳其言次

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殺梁傳次止也畏我也不日疑

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邱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
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
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
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檀

弓○魯勝乘正而云
馬驚公隊未足信也

左傳十一年夏宋為乘邱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
陳而薄之敗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
崩曰敗績得雋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

師敗績于某

穀梁傳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采萬之獲也

秋宋大

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棗盛若之何不弔對曰

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

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

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

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

心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穀梁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高下有

水災曰大水

說苑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

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明年而君
弒知修政之

言為
妄

左傳乘邱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欵孫生
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
弗敬子矣病之 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子于蒙澤遇仇
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
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

南宮牛子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
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
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
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
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
犀草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史記潘公與南宮萬獵因
博爭行潘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
病此言遂以局殺潘公於蒙澤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
公門萬搏牧死
齒著門闔死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
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
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
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
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
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
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
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

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劔而叱之萬臂掇仇牧碎其首齒

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穀梁傳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及

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已上閔公之弑

春秋以前魯宋有黃之師齊鄭有盧之盟魯鄭有狐
壤之戰魯隱公之立也首盟邾宋齊鄭尋盟其交益
固四年之中鄭有叔段之亂宋有子馮之偪衛有州
吁之弑鄭滑在衛宋馮在鄭鄭莊構難衛吁興戎東
諸侯之黨立而天下始多事矣於是齊鄭為一黨魯

與宋衛陳蔡為一黨五國之兩伐鄭也宋人主兵而
衛人倡謀三國悉從事於宋衛者也乃州吁既誅鄭
怨未平邾人告病宋釁復起一歲之內鄭宋兩報魯
何無信因行人之失辭驟棄誓盟宋使絕而齊鄭之
交來焉獨是魯於邾也既盟蔑而復伐之於宋也既
遇清而又敗之十一年之中五年黨宋六年黨鄭蓋
由守信不固而鄭人始乘而閒之也易昉也歸郟也
鄭莊之佯為魯交而魯不疑也自是入許敗周無憂

東顧矣鄭宋之仇讎已深方為瓦屋之平而假命討
違以償其私憾宋胡不幸疆場日騷督懷無君巧鼓
民怒曰十年十一戰十一戰者何圍鄭東門一也取
其禾二也取邾田三也邾宋入郛四也圍長葛五也
鄭以王命伐宋六也敗于菅七也入鄭八也伐戴九
也鄭伯入宋十也大敗宋師十一也督也愚弄其民
而推刃其主東諸侯咸受賂而相之此誠春秋所深
病也為宋穆公者曰先君舍其子而立寡人寡人亦

立之嗚呼使與夷也賢奈何亟戰而無度使與夷也
不肖先君舍之已立之未聞道矣是故讓國非易言
也太伯之讓周以有文王也苟無文王而徒以推讓
為節義雖子南之賢尚啓蒯軛之爭季子之貞猶開
僚光之亂宋國日戰雖曰州吁惑之吾謂必自穆公
始之況穆公知以國與殤而不知所以處殤委馮於
暴鄭以偏處此屬有鄰國交構其間此則曰除害也
彼則曰惡馮也數戰民疑亂由中作獨一孔父正色

立朝而流言復興殤公至此遂孤立而無耦矣殤公弑而子馮入以求援於諸國經曰以成宋亂傳曰為賂立華自是而督也世執政焉馮立而督輔之克沒其身其子饗之督也可以無患即宋國宜若可無事也乃禍起於忽微宋萬之驟行其弑戕閔公而兼殺華督亦若有天道焉萬之獲乎魯國數月然後歸典刑未正而反升為大夫釁起於戲謔之言乃猶不悟而君臣相博婦人雜居魯侯之美魯侯之淑曾何足

如漸端積於有日絕脰激於一言仇牧手劒祇遭碎
首其弑其君也易於宋督矣弑逆之徒何國無法陳
宣不道為之淵藪取貨於宋國而謀及於婦人賊臣
雖討陳國為失謀矣宋三世而兩弑其君上無天子
之誅下無方伯之討春秋所由發憤而作與

繹史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繹史卷三十五

靈璧縣知縣馬驥撰

桓王伐鄭

左傳

隱公三年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

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閒之苟

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蒹藻之菜筐宮錡釜之器
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
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馬用質風有采蘋采蘋雅有行
葦泂酌昭忠信也

六

年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

馬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
來者猶懼不旣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八夏虢公忌父

始作卿士於周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一十

年王取鄆劉蕪邠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温

原緝樊隰邲攢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桓公五年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

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

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
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緇葛命二拒曰旂動而鼓蔡
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
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
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
勞王且問左右公羊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
穀梁傳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
何也為天子諱伐鄭也鄭同姓之國
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為天子病矣

詩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

此百罹尚寐無吽有兔爰爰雉離于學我生之初尚無
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有兔爰爰雉離于暘
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彼
采芎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
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大車檻毳衣
如茨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噲噲毳衣如璫豈不爾
思畏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子不信有如皦日

詩序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
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采芎懼讒也大車刺周大

夫也禮義陵遲男女之訟焉

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詩傳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爨為王前驅自伯之東

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

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

心痠

詩序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朱子曰舊說以此為春秋所書從王伐

鄭之事然又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為此行矣

左傳七年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

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邾

詩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
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
其之子邦之彥兮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無我惡
兮不憲故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不憲
好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
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
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
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詩序羔
裘刺朝

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

陳古義以刺今不
說德而好色也

嗚呼君尊臣卑天下之大防也君不尊則失為君之
權臣不卑則不守為臣之節犯亂自此生而大逆由
斯起古今之綱紀禮義為之淪胥以亡也嗚呼可不
為之痛心哉周自文武成康稱為全盛并建支庶以
蕃王室自是以降周道寢衰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征
犬戎荒服不至懿王之時詩人作刺夷王下堂而見

諸侯至于厲王乃流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
焉宣王中興北伐玁狁南平徐淮既而南國喪師周
亦不競幽王無道愛嬖庶戲諸侯卒有驪山之禍平
王東遷內賴周召之輔外藉侯伯之功故鄭桓死而
新鄭建晉文勞而彤弓錫秦襄戰而西土封周雖多
故唯是伯叔甥舅以鎮撫王室不謂兄弟之國蓄憾
抗命敢以一矢加王如鄭莊者也夫鄭伯出自厲王
宣王之母弟也始封咸林密邇鎬京既而寄帑號節

在成周又圻內焉以情則周之懿親也以國則周之左右藩輔也況洛邑彈丸之區無山川之險阻西迫秦翟南接荆楚倘有外侮猶賴爾鄭以朝夕夾輔王家豈其世職司徒方假王靈以雄視甸服而敢弁髦王章以修其小怨莊公之罪浮于羿浞矣左氏謂王命虢公作卿士鄭伯猶朝王其後易田奪政鄭始不朝及王以三國來伐鄭伯禦之其遣使問勞苟自救也信斯言也莊守臣節桓失懷柔繻葛之敗直自取

爾不知君臣之間有討無戰天子有爵夫孰敢爭鄭
伯何人而挾王質子兩掠京畿天威震怒敢抗王師
魚麗拒戰儼若敵國九伐不行天討陵替伊誰任其
罪與陳蔡及衛皆鄭之仇讎也名曰從王實欲修其
私怨然而王親將軍三君不出師無紀律民鮮關心
王師之敗是又三國之尤也嘗讀王風兔爰之篇矣
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為詩曰有兔爰
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

尚寐無吽有詩如是桓王亦非能伐人者然而君
臣無獄況於稱兵苟能謝罪入朝臣道不虧王怒可
解胡為乎陳伍揚旂矢集王肩而謬為卑辭欲以掩
過飾罪也天下後世盡可欺乎平桓之際諸侯之彊
詐不仁無如鄭莊公者而善為偽辭以文其說試觀
其易田曰假襲紀曰朝逐其弟而愧餬口離其母而
賦融洩滅許而分其國則曰我無利此土射王而中
其肩猶曰不敢陵天子其於君臣母子兄弟鄰國之

間莫不內肆奸貪而外為恭順有聖天子出必以鄭
伯為首誅焉

繹史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繹史卷三十六

靈璧縣知縣馬驥撰

魯文姜之亂

左傳

桓公三年

會于贏成昏于齊也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

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

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輩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無譏乎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其不言輩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六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

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于物為假取于父為類不以國
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
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
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
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
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公羊傳
子同生
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
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
以病桓與穀梁傳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

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
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
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
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

彭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賊未討何以書葬讎

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殺梁傳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仇弗稱數也其地於外

也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桓公葬而後

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知者慮
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

管子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
申俞諫公不聽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
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
豎曼曰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長慮
身得免焉今彭生二於君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
我君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
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夫君以怒遂禍不畏惡親聞

容昏生無醜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

詩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折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敝筍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筍在梁其魚魴鰈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筍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

從如水

詩序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敝筍刺文姜也齊人惡

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左傳莊公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三月夫人孫子

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君

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

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夫人譖公子齊侯

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于其出馬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馬擗幹而殺之念母者所

善也則曷為於其念母馬賤不與念母也穀梁傳繼
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
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孫之為言猶孫也
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賤之也
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
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公羊
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
子名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
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穀梁傳單伯者何吾大
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
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
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
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

禮也

穀梁傳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雠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

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築于外非禮也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為必為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禮有受命無來

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

之不正甚矣

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言命也王姬歸于齊何以書

我主之也

禮記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

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

○檀弓公羊傳外

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馬爾曷為錄馬爾我主之也穀梁傳為之中者歸之也為之主者卒之也

左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女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

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

之也

公羊傳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傳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

伐同姓故賤而名之也 四年
饗甚矣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

公羊傳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
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
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
乎其與讎狩也於讎者則曷為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
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

從同同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
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

釋怨也

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師而曰
如衆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詩載驅薄薄簟第朱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濟濟

垂轡涵涵魯道有蕩齊子豈第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

道有蕩齊子翱翔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

遊敖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

蹌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

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夔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

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詩序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

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

禮防闕其母失子之道
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左傳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穀梁傳婦人不
會會非正也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

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

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

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羊公

傳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祠兵者何出曰
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為久
也曷為為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成者何
盛也盛則曷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曷為不言降吾師

辟之也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為病之非師之罪也 穀梁傳次止也俟待也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于邾也還者事未罪也遜也 十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婦人既嫁不踰踰竟非正也 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二十年夫人姜氏如莒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二十一年夫人姜氏薨婦人弗目也 公羊傳二十二年肆大省葬我小君文姜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始忌省也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 穀梁傳肆失也青災也災紀也夫故也為嬖天子之葬也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小君也 公羊作省穀梁作青

春秋於齊魯為昏之事詳書於經傳者曰成昏送逆
咸不以正始合失禮安得善終是固無足論若夫齊
僖小伯雄長東方而於國儲無世子之教愛女無公
宮之訓文姜一嫁兩國行穢春秋病襄蕪以病僖也
當隱桓之際中國之壤地甲兵未有如齊僖者瓦屋
之會則參盟矣伐宋之役則連諸侯矣參盟者主盟
之漸也連諸侯者摟諸侯以伐諸侯之漸也乃計不
出此唯亂國是親魯桓篡立且與為昏且親送之僖

公之志不在諸侯矣然而仲年既聘以後齊使中絕
戰鬪相加兩國名為昏姻勢漸讎敵襄公嗣位侵疆
戰奚亦未嘗與魯深相結好也俄而夫婦如齊誰使
然與讀桓公之春秋王室三聘列國六朝以為弑逆
之賊天王無問罪之師鄰國無致討之義不知正以
驕淫其志與一婦人招搖人國謂若我何而醜章雄
狐禍成擗幹天實厭逆陰奪其魄非一日矣莊公既
立不能為親復讎反聽齊命田狩則從征伐則偕為

文姜者豈第翱翔宣淫如志而莊公不知恥也故南山刺襄公而繼之敝苟以刺魯桓載驅刺襄公而繼之猗嗟以刺魯莊魯有一文姜而再世蒙恥亂賊篡弑禍流子孫可畏也哉

繹史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繹史卷三十七

靈壁縣知縣馬驕撰

齊滅紀

左傳

隱公元年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

二年

莒子娶

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公羊傳入者何

得而不居也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

君逆也

公羊傳紀履緌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

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為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

進之也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左傳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

公羊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穀

梁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七年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

道微無足道焉爾

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

公羊傳公

曷為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穀梁傳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桓公五年夏齊侯

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

也

六年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冬紀侯來朝請王

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禮也

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穀梁傳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于我故弗與使也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

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左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

書

公羊傳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穀梁傳為之中者歸之也

左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夏及齊

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

又何謁焉

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公羊傳莊

公元年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也為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犬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或曰遷紀于邾邾邾

三年秋紀季以鄫入于

齊紀於是乎始判

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

妹穀梁傳鄆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鄆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

左傳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

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不能

能也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四

年紀伯姬率外夫人不率此其言率何也吾女也適諸

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率之也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

去其國違齊難也

公羊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

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讐也何

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
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
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
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
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
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
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
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

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
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
不可以竝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
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
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

○復讎為公羊特起

之義文亦委蛇

穀梁傳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
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

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春秋繁露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

夫不得用地又曰君子無去國之

義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為賢賢者

故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為是是故託

賢於紀季以為季之弗為也紀季弗為而紀侯使之可

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記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

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伐諱避致王也詭

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

謂之成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

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

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

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

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

糴于齊者實莊公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孫辰以

鄙入于齊者實紀侯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

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

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如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以死也汝以鄙往服罪於齊請以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故為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為諱滅以為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

公羊傳

齊侯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

紀伯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

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此復讎也曷為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為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為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

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

十二年

紀叔姬歸于鄫其言歸于鄫何

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

穀梁傳國而曰歸此邑也

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公羊傳三十年齊人降鄫鄫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

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鄫而

不能也不言公耻不能救鄫也降猶下也鄫紀之遺邑也○杜氏以鄫為國名

葬紀叔姬外

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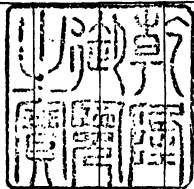
乎叔爾

穀梁傳不日卒而曰葬閔紀之亡也

紀國小而近齊紀之不幸也自僖公而欲襲紀齊之

利紀久矣非復讎也天下無霸小國不得保其社稷
奔走幹旋以圖免禍妃則魯女女為王后昏媾重於
一時紀是以少延無何而桓王崩紀失恃矣天祐其
衷齊僖殞命乃襄公即位魯方與為平輒復戰奚盟
何足信無何而桓公薨紀益失恃矣季知必亡以鄰
求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明年而紀侯大去紀
亡矣其後二十餘年經書紀叔姬卒紀以小國遭時
不造介弟慕微子之義庶妃矢共姜之操紀之國亡

而不亡也襄公之九世祖譖殺於紀復讎之義滅其
世非利其土也今也鄙入而季在國去而君存齊之
讎復而不復也



繹史卷三十七